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世說新語 方正第五

1 陳太丘與友期行，期日中。過中不至，太丘捨去，去後乃至。元方時年七歲，門外戲。客問元方：「尊君在不？」答曰：「待君久不至，已去。」友人便怒曰：「非人哉！與人期行，相委而去。」元方曰：「君與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則是無信；對子罵父，則是無禮。」友人慚，下車引之。元方入門不顧。 2 南陽宗世林，魏武同時，而甚薄其為人，不與之交。及魏武作司空，總朝政，從容問宗曰：「可以交未？」答曰：「松柏之志猶存。」世林既以忤旨見疏，位不配德。文帝兄弟每造其門，皆獨拜牀下。其見禮如此。

3 魏文帝受禪，陳群有感容。帝問曰：「朕應天受命，卿何以不樂？」群曰：「臣與華歆服膺先朝，今雖欣聖化，猶義形於色。」

4 郭淮作關中都督，甚得民情，亦屢有戰庸。淮妻，太尉王凌之妹，坐凌事，當並誅，使者徵攝甚急。淮使戒裝，剋日當發。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，淮不許。至期遣妻，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。行數里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，於是文武奔馳，如徇身首之急。既至，淮與宣帝書曰：「五子哀戀，思念其母。其母既亡，則無五子；五子若殞，亦復無淮。」宣帝乃表，特原淮妻。

5 諸葛亮之次渭濱，關中震動。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，乃遣辛毗為軍司馬。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，亮設誘譎萬方，宣王果大忿，將欲應之以重兵。亮遣間諜覘之，還曰：「有一老夫，毅然仗黃鉞，當軍門立，軍不得出。」亮曰：「此必辛佐治也。」

6 夏侯玄既被桎梏，時鍾毓為廷尉，鍾會先不與玄相知，因便狎之。玄曰：「雖復刑餘之人，未敢聞命。」考掠初無一言，臨刑東市，顏色不異。

7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，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，本弟騫行還，徑入至堂戶。泰初因起曰：「可得同，不可得而雜。」

8 高貴鄉公薨，內外喧嘩。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：「何以靜之？」泰云：「唯殺賈充以謝天下。」文王曰：「可復下此不？」對曰：「但見其上，未見其下。」

9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，語嶠曰：「東宮頃似更成進，卿試往看。」還，問何如。答曰：「皇太子聖質如初。」

10 諸葛靚後入晉，除大司馬，召不起。以與晉室有讎，常背洛水而坐。與武帝有舊，帝欲見之而無由，乃請諸葛妃呼靚。既來，帝就太妃間相見。禮畢，酒酣，帝曰：「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？」靚曰：「臣不能吞炭漆身，今日復睹聖顏。」因涕泗百行。帝於是慚悔而出。

11 武帝語和嶠曰：「我欲先痛罵王武子，然後爵之。」嶠曰：「武子雋爽，恐不可屈。」帝遂召武子，苦責之，因曰：「知愧不？」武子曰：「『尺布斗粟』之謠，常為陛下恥之！他人能令疏親，臣不能使親親。以此愧陛下。」

12 杜預之荊州，頓七里橋，朝士悉祖。預少賤，好豪俠，不為物所許。楊濟既名氏雄俊，不堪，不坐而去。須臾，和長輿來，問：「楊右衛何在？」客曰：「向來，不坐而去。」長輿曰：「必大夏門下盤馬。」往大夏門，果大閱騎，長輿抱內車，共載歸，坐如初。

13 杜預拜鎮南將軍，朝士悉至，皆在連榻坐，時亦有裴叔則。羊稚舒後至，曰：「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！」不坐便去。杜請裴追之，羊去數里住馬，既而俱還杜許。

14 晉武帝時，荀勗為中書監，和嶠為令。故事，監、令由來共車。嶠性雅正，常疾勗諂諛。後公車來，嶠便登，正向前坐，不復容勗。勗方更覓車，然後得去。監、令各給車，自此始。

15 山公大兒著短帢，車中倚。武帝欲見之，山公不敢辭，問兒，兒不肯行。時論乃云勝山公。

16 向雄為河內主簿，有公事不及雄，而太守劉淮橫怒，遂與杖遣之。雄後為黃門郎，劉為侍中，初不交言。武帝聞之，敕雄復君臣之好。雄不得已，詣劉，再拜曰：「向受詔而來，而君臣之義絕，何如？」於是即去。武帝聞尚不和，乃怒問雄曰：「我令卿復君臣之好，何以猶絕？」雄曰：「古之君子，進人以禮，退人以禮；今之君子，進人若將加諸膝，退人若將墜諸淵。臣於劉河內，不為戎首，亦已幸甚，安復為君臣之好？」武帝從之。

17 齊王冏為大司馬，輔政，嵇紹為侍中，詣冏咨事。冏設宰會，召葛旛、董艾等共論時宜。旛等白冏：「嵇侍中善於絲竹，公可令操之。」遂送樂器。紹推卻不受，冏曰：「今日共為歡，卿何卻邪？」紹曰：「公協輔皇室，令作事可法。紹雖官卑，職備常伯。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，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。今逼高命，不敢苟辭，當釋冠冕，襲私服，此紹之心也。」旛等不自得而退。

18 盧志於眾坐，問陸士衡：「陸遜、陸抗是君何物？」答曰：「如卿於盧毓、盧瑛。」士龍失色，既出戶，謂兄曰：「何至如此，彼容不相知也？」士衡正色曰：「我父、祖名播海內，寧有不知，鬼子敢爾！」議者疑二陸優劣，謝公以此定之。

19 羊忱性甚貞烈，趙王倫為相國，忱為太傅長史，乃版以參相國軍事。使者卒至，忱深懼豫禍，不暇被馬，於是帖騎而避。使者追之，忱善射，矢左右發，使者不敢進，遂得免。

20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，庾卿之不置。王曰：「君不得為爾。」庾曰：「卿自君我，我自卿卿；我自用法，卿自用卿法。」

21 阮宣子伐社樹，有人止之，宣子曰：「社而為樹，伐樹則社亡，樹而為社，伐樹則社移矣。」

22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。或以人死有鬼，宣子獨以為無，曰：「今見鬼者，云著生時衣服，若人死有鬼，衣服復有鬼邪？」

23 元皇帝既登阼，以鄭后之寵，欲舍明帝而立簡文。時議者咸謂：「舍長立少，既於理非倫，且明帝以聰明英斷，益宜為儲副。」周、王諸公並苦爭肯切，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。元帝便欲施行，慮諸公不奉詔，於是先喚周侯、丞相入，然後欲出詔付刁。周、王既入，始至階頭，帝逆遣傳詔，遏使就東廂。周侯未悟，即卻略下階。丞相披撥傳詔，徑至御牀前，曰：「不審陛下何以見臣？」帝默然無言，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。由此皇儲始定。周侯方慨然愧歎曰：「我常自言勝茂弘，今始知不如也！」

24 王丞相初在江左，欲結援吳人，請婚陸太尉。對曰：「培塿無松柏，薰蕕不同器。玩雖不才，義不為亂倫之始。」

25 諸葛恢大女兒適太尉庾亮兒，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。亮子被蘇峻害，改適江彪。恢兒娶鄧攸女。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，恢乃云：「羊、鄧是世婚，江家我顧伊，庾家伊顧我，不能復與謝袁兒婚。」及亡亡，遂婚。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，猶有恢之遺法：威儀端詳，容服光整。王歎曰：「我在遣女裁得爾耳！」

26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，周侯、仲智往別，叔治以將別，涕泗不止。仲智恚之曰：「斯人乃婦女，與人別，唯啼泣！」便捨去。周侯獨留，與飲酒言話，臨別流涕，撫其背曰：「奴好自愛。」

27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，在省內夜疾危急，時刁玄亮為尚書令，營救備親好之至，良久小損。明旦，報仲智，仲智狼狽來。始入戶，刁下牀對之大泣，說伯仁昨危急之狀。仲智手批之，刁為辟易於戶側。既前，都不問病，直云：「君在中朝，與和長輿齊名，那與佞人刁協有情？」逕便出。

28 王含作廬江郡，貪濁狼藉。王敦護其兄，故於眾坐稱：「家兄在郡定佳，廬江人士咸稱之！」時何充為敦主簿，在坐，正色曰：「充即廬江人，所聞異於此！」敦默然。旁人為之反側，充晏然，神意自若。

29 顧孟著常以酒勸周伯仁，伯仁不受。顧因移勸柱，而語柱曰：「詎可便作棟樑自遇。」周得之欣然，遂為衿契。

30 明帝在西堂，會諸公飲酒，未大醉，帝問：「今名臣共集，何如堯、舜？」時周伯仁為僕射，因厲聲曰：「今雖同人主，復那得等於聖治！」帝大怒，還內，作手詔滿一黃紙，遂付廷尉令收，因欲殺之。後數日，詔出周，群臣往省之。周曰：「近知當不死，罪不足至此。」

31 王大將軍當下，時咸謂無緣爾。伯仁曰：「今主非堯、舜，何能無過？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？處仲狼抗剛愎，王平子何在？」

32 王敦既下，住船石頭，欲有廢明帝意。賓客盈坐，敦知帝聰明，欲以不孝廢之。每言帝不孝之狀，而皆云：「溫太真所說。溫嘗為東宮率，後為吾司馬，甚悉之。」須臾，溫來，敦便奮其威容，問溫曰：「皇太子作人何似？」溫曰：「小人無以測君子。」敦聲色並厲，欲以威力使從己，乃重問溫：「太子何以稱佳？」溫曰：「鉤深致遠，蓋非淺識所測。然以禮侍親，可稱為孝。」

33 王大將軍既反，至石頭，周伯仁往見之。謂周曰：「卿何以相負？」對曰：「公戎車犯正，下官忝率六軍，而王師不振，以此負公。」

34 蘇峻既至石頭，百僚奔散，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。或謂鍾曰：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古之道也。君性亮直，必不容於寇讎，何不用隨時之宜、而坐待其弊邪？」鍾曰：「國亂不能匡，君危不能濟，而各遜遁以求免，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！」

35 庾公臨去，顧語鍾後事，深以相委。鍾曰：「棟折榱崩，誰之責邪？」庾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容復言，卿當期克復之效耳！」鍾曰：「想閣下不愧荀林父耳。」

36 蘇峻時，孔群在橫塘，為匡術所逼。王丞相保存術，因眾坐戲語，令術勸群酒，以釋橫塘之憾。群答曰：「德非孔子，厄同匡人。雖陽和布氣，鷹化為鳩，至於識者，猶憎其眼。」

37 蘇子高事平，王、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。亂離之後，百姓凋弊。孔慨然曰：「昔肅祖臨崩，諸君親臨御牀，並蒙眷識，共奉遺詔。孔坦疏賤，不在顧命之列。既有艱難，則以微臣為先，今猶俎上腐肉，任人膾臠耳！」於是拂衣而去，諸公亦止。

38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，在御道逢匡術，賓從甚盛。因往與車騎共語。中丞初不視，直云：「鷹化為鳩，眾鳥猶惡其眼。」術大怒，便欲刃之。車騎下車，抱術曰：「族弟發狂，卿為我宥之！」始得全首領。

39 梅顛嘗有惠於陶公，後為豫章太守，有事，王丞相遣收之。侃曰：「天子富於春秋，萬機自諸侯出，王公既得錄，陶公何為不可放！」乃遣人於江口奪之。顛見陶公，拜，陶公止之。顛曰：「梅仲真膝，明日豈可復屈邪？」

40 王丞相作女伎，施設牀席。蔡公先在坐，不說而去，王亦不留。

41 何次道、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。成帝初崩，於時嗣君未定。何欲立嗣子，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，嗣子冲幼，乃立康帝。康帝登阼，會群臣，謂何曰：「朕今所以承大業，為誰之議？」何答曰：「陛下龍飛，此是庾冰之功，非臣之力。於時用微臣之議，今不睹盛明之世。」帝有慚色。

42 江僕射年少，王丞相呼與共棋。王手嘗不如兩道許，而欲敵道戲，試以觀之。江不即下。王曰：「君何以不行？」江曰：「恐不得爾。」傍有客曰：「此年少戲乃不惡。」王徐舉首曰：「此年少，非唯圍棋見勝。」

43 孔君平疾篤，庾司空為會稽，省之，相問訊甚至，為之流涕。庾既下牀，孔慨然曰：「大丈夫將終，不問安國寧家之術，乃作兒女子相問！」庾聞，回謝之，請其話言。

44 桓大司馬詣劉尹，臥不起。桓鸞彈劉枕，丸迸碎牀褥間。劉作色而起曰：「使君如馨地，寧可鬥戰求勝？」桓甚有恨容。

45 後來年少，多有道深公者。深公謂曰：「黃叟年少，勿為評論宿士。昔嘗與元明二帝、王庾二公周旋。」

46 王中郎年少時，江彪為僕射，領選，欲擬之為尚書郎。有語王者，王曰：「自過江來，尚書郎正用第二人，何得擬我！」江聞而止。

47 王述轉尚書令，事行便拜。文度曰：「故應讓杜許。」藍田云：「汝謂我堪此不？」文度曰：「何為不堪，但克讓是美事，恐不可關。」藍田慨然曰：「既云堪，何為復讓？人言汝勝我，定不如我。」

48 孫興公作庾公誄，文多託寄之辭。既成，示庾道恩，庾見，慨然送還之，曰：「先君與君，自不至於此。」

49 王長史求東陽，撫軍不用。後疾篤，臨終，撫軍哀歎曰：「吾將負仲祖於此，命用之。」長史曰：「人言會稽王癡，真癡。」

50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，後為東曹參軍，頗以剛直見疏。嘗聽訊，簡都無言。宣武問：「劉東曹何以不下意？」答曰：「會不能用。」宣武亦無怪色。

51 劉真長、王仲祖共行，日旰未食。有相識小人貽其餐，肴案甚盛，真長辭焉。仲祖元：「聊以充虛，何苦辭？」真長曰：「小人都不可與作緣。」

52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。陶胡奴為烏程令，送一船米遺之，卻不肯取。直答語「王修齡若饑，自當就謝仁祖索食，不須陶胡奴米。」

53 阮光祿赴山陵，至都，不往殷、劉許，過事便還。諸人相與追之。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己，乃遯疾而去，至方山不相及。劉尹時為會稽，乃歎曰：「我入，當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復近思曠傍。伊便能捉杖打人，不易。」

54 王、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。酒酣後，劉牽腳加桓公頸，桓公甚不堪，舉手撥去。既還，王長史語劉曰：「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？」

55 桓公問桓子野：「謝安石料萬石必敗，何以不諫？」子野答曰：「故當出於難犯耳。」桓作色曰：「萬石撓弱凡才，有何嚴顏難犯！」

56 羅君章曾在人家，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，答曰：「相識已多，不煩復爾。」

57 韓康伯病，拄杖前庭消搖。見諸謝皆富貴，轟隱交路，歎曰：「此復何異王莽時？」

58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，桓為兒求王女，王許吝藍田。既還，藍田愛念文度，雖長大，猶抱著膝上。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婿。藍田大怒，排文度下膝，曰：「惡見，文度已復癡，畏桓溫面？兵，那可嫁女與之！」文度還報溫云：「下官家中先得婚處。」桓公曰：「吾知矣，此尊府君不肯耳。」後桓女遂嫁文度兒。

59 王子敬數歲時，嘗看諸門生樗蒲，見有勝負，因曰：「南風不競。」門生輩輕其小兒，乃曰：「此郎亦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」子敬瞋目曰：「遠慚荀奉倩，近愧劉真長！」遂拂衣而去。

60 謝公聞羊綏佳，致意令來，終不肯詣。後綏為太學博士，因事見謝公，公即取以為主簿。

61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，至門，語謝：「故當共推主人。」謝曰：「推人正自難。」

62 太極殿始成，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，謝送版，使王題之，王有不平色，語信云：「可擲著門外。」謝後見王，曰：「題之上殿何若？昔魏朝韋誕諸人，亦自為也。」王曰：「魏祚所以不長。」謝以為名言。

63 王恭欲請江廬奴為長史，晨往詣江，江猶在帳中。王坐，不敢即言。良久乃得及。江不應，直喚人取酒，自飲一碗，又不與王。王且笑且言：「那得獨飲？」江曰：「卿亦復須邪？」更使酌與王。王飲酒畢，因得自解去。未出戶，江歎曰：「人自量，固為難！」

64 孝武問王爽：「卿何如卿兄？」王答曰：「風流秀出，臣不如恭，忠孝亦何可以假人！」

6 5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，太傅醉，呼王為「小子」。王曰：「亡祖長史，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；亡姑、亡姊，伉儷二宮。何小子之有？」

6 6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，後遇於范豫章許，范令二人共語。張因正坐斂衽，王孰視良久，不對。張大失望，便去，范苦譬留之，遂不肯住。范是王之舅，乃讓王曰：「張玄，吳士之秀，亦見遇於時，而使至於此，深不可解。」王笑曰：「張祖希若欲相識，自應見詣。」范馳報張，張便束帶造之。遂舉觴對語，賓主無愧色。